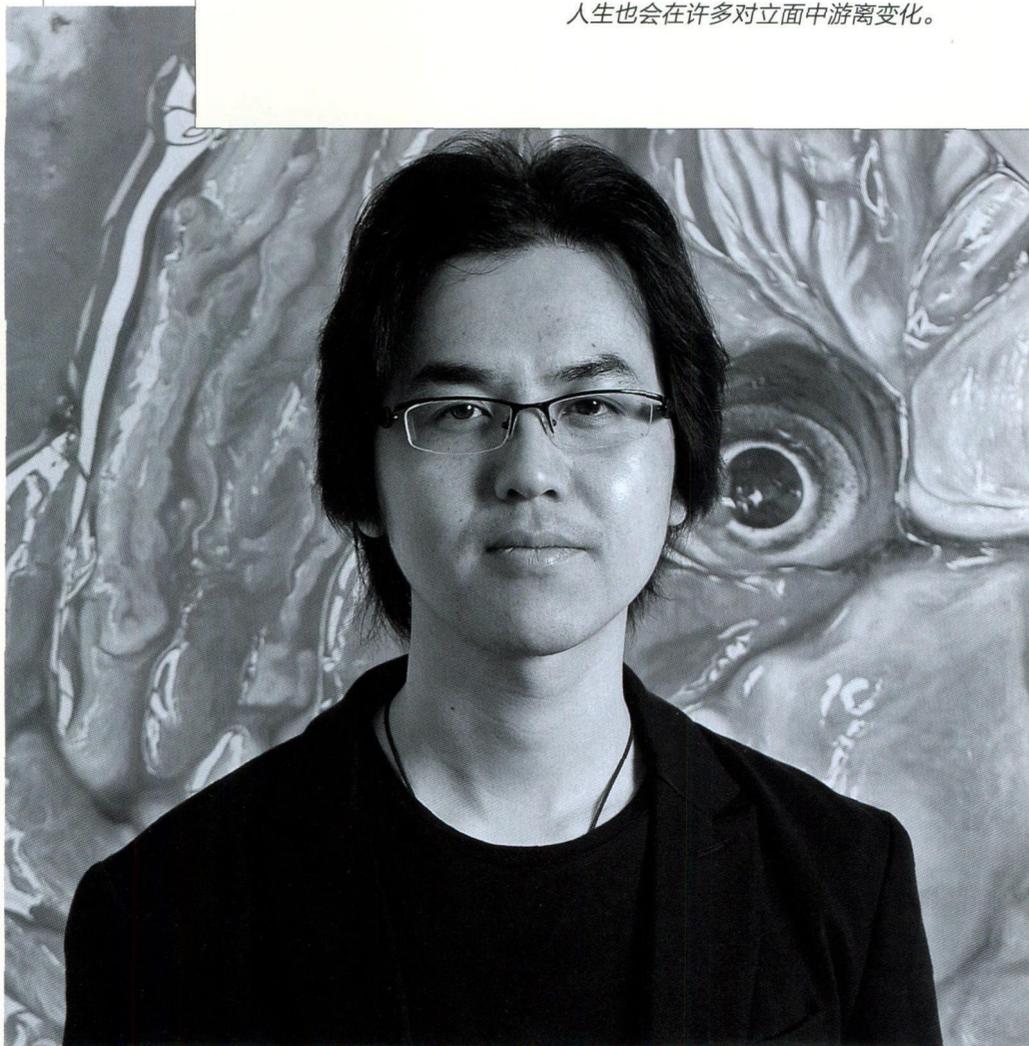


Zhou Song

周松：写实主义新一代

文 / 刘龙

一开始更多是一种感性的东西，比较纯粹。
画到后面，人生的曲折越来越多，
矛盾会越来越多，思考的东西会变得复杂。
最早是把想表达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，
后面渐渐借用了一些传统思想，
比如易经里面讲很多东西都是相对的，
人生也会在许多对立面中游离变化。



80后周松，身上带有一种矛盾的气质，与经历相系，与时代相关，当这种矛盾渗透入作品中，便有了一种周松式的奇妙景观。从《脏花》中的美与丑，到《一颗红心》中的诱惑与危险，再到《白日梦》中人与自然，对矛盾关系的把握逐渐成为周松艺术创新的突破口，也是其对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。而身处矛盾之中的周松却又是个极认真的人，其所追求的超写实画法即是对事物最精微之处的描摹，用最真实的幻象映照最虚妄的现实，不可调和的矛盾仿佛构成一种相生相因的轮回，并因此孕育出其作品坚实的内核。褪去了少年成名的肆意直白，如今已过而立的周松对艺术更多了一些向内的思考，感受着生命的节律，在莫测的游离和变化中周松愈发坚定着自己的道路。

东方艺术·大家：你的许多作品的主色调都是红色，像鱼腹、草莓的主调都是红色，老一辈的艺术家对红色的概念可能更多跟政治有关，你为什么会对红色有这样的关注？

周松：在中国红色是一种极致的象征；快乐是红色，暴力是红色，血腥也是红色，喜庆也是红色。红色本身在文化中存在一种很尖锐、对立的属性，是两个极端的共存。草莓的红色，让草莓既像个心脏，又像在流露一种诱惑的东西，多种含义并存。而这也是我早期作品的一种延伸，比如蝴蝶，花都是传统观念中比较美好的事物，但在我的作品中其内容却是由鱼的内脏填充，象征一种矛盾交织。

东方艺术·大家：年少的时候比较强调的是一种反差间的冲击力，鱼腹系列持续了5年之久，尝试了许多形式，画熟了之后与最开始对鱼腹的关注点发生转移了吗？

周松：一开始更多是一种感性的东西，比较纯粹。画到后面，人生的曲折越来越多之后，矛盾会越来越多，思考的东西会变得复杂。最早是把想表达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，后面渐渐借用了一些传统思想，比如易经里面讲到的很多东西都是相对的，人生也会在许多对立面中游离变化。具体到作品中，就是表达过许多激烈的冲突后，会慢慢关注一些温和的东西。比如把两种视觉观念截然相反的事物组合在一起。那批作品从远处看是一种很美丽的红色，近了看又有许多细节，很具象的内脏结构，再深入其中，就成了单纯点线面，色块的组合。一层一层不断深入，就像人生的经历，有很多层次，相互影响，不断变化。

东方艺术·大家：从2010年《心》到2011《一颗红心》感觉是一个删繁就简，更加含蓄的过程，没有继续用之前惯用的手法，也收敛了之前的冲突，转而一种更细腻呈现，契机是什么？

周松：原来鱼的系列到今天也没有画完，未来的一个创作方向是要抓住这其中的创作情感在哪。相比鱼腹的直接，草莓含蓄了很多，草莓是我们非常熟知的一个事物，很漂亮，很有诱惑力，但是我画的时候，把微观放大，各个细节做了更加深入的描绘。色彩上选择了一种矛盾的颜色，把情感更多地放入，反映的东西也会更多一点。而这种转变也反映了我心境的变化。

东方艺术·大家：后来为何又开始画人？除了在对技术上是超写实的延续，在观念主题上，与之前的作品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关联？

周松：一个人的路非常长，不可能一辈子都画一个东西，是分阶段性的。比如对我而言，我觉得应该更加包容一些，更加开放一些。人是生活中最熟悉的东西，是艺术家回避不了的，而且也是一种路径，去探索是否能把自己的东西更好的表达出来。

东方艺术·大家：超级写实这种看似忠于视觉的绘画，与摄影的本质区别在哪？

周松：我觉得区别非常大。从我个人而言，初



周松 北京时间 布面油画 85×135cm 2010

一看很像照片，但是真正地品味，与照片有非常大的不同。绘画的过程代表了人的情感的过程，有许多个体经验的投注和手工劳动的丰富性。比如我的画，我主观的地方就在于感官上接近照片的色彩。其实照片当中的红色没有那么纯粹，很琐碎，我的主观提炼就是把那种红更加凝练，凝练到一种极致，并且将我认为需要强化的东西进行强化。但它最可贵的地方还在于它的可读性。书法是最直接的解释，用一支笔玩线条，玩字体结构，不可能因为出现了打字机，就抛弃这种艺术，艺术并不在于你拿什么工具，画什么效果，而是其中微妙的差别，这就是艺术可贵之处。他更多的意义并不是传递信息，而是代表一种文化含义。

东方艺术·大家：超写实人物很多艺术家都有创作，比如冷军，那么你怎么看别人将你与他们进行比较？

周松：不同的画家代表不同的时代。冷军开辟了中国超写实的先河，他是一个开始，但肯定不是一个结束。那年轻一代要怎样往下走，我认为我能做的就是把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情做好。与老一辈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不同，我们现在是被科技、信息、网络包围的时代，时代气息不一样，反应在画面当中也会有很多不一样，甚至颜色、调子也有不小的差别，我觉得只要沉下心来，把自己真实的感受一笔一笔画出来就行，其他的东西让别人评价。

东方艺术·大家：技法重不重要？

周松：在我的眼里，我其实没有技法的概念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说我要怎么样，不过我是觉得我适合这么画，这么画很舒服，很愉悦。别人看可能觉得是技法，这个很难取得统一。我觉得我适合这么做，把细节表达得够充分，没有刻意。

东方艺术·大家：人物作品让人感觉作品中混杂一种叙事性，你是否有这方面的考虑？是否是一种增强作品可读性的努力？

周松：是这样。比如我画的人物肖像，模特就是我的爱人，她离我最近，我对她最了解。从她入手，人物内在的东西都会更加到位，作品表现出来也会有故事，有抒情的东西加入其中。

东方艺术·大家：写实主义与观念性表达之间如何完美对接，你的体会是什么？

周松：运用超写实如何更好的表现观念，这得取决于题材本身。因为超写实有它的优势和不足。超级写实的优点是可以把人带入一个很微观的世界，普通的绘画并不会那么抠细节，而超写实可以说是纤毫毕现，更多是一种细节的味道。

东方艺术·大家：那么超写实作为一种与日常生活高度对接的语言，是否更利于作品的传播？

周松：其实我也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。中国文化里对具象的倾向性是很强的，你看当世主流的一些画家，比如唐代人物，宋代山水，历史长河中也就是八大将意象用到极致。大部分还是以写实为主，都是很具象，只不过他们具象的方法是中国的二维方式，就是一种平面

式的构图和塑造，很具象。中国人对艺术的理解相对倾向于具象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不是我们欣赏水平高就看抽象，水平不高就看具象，首先是一个民族和文化的审美倾向，国画的传统脉络是以写实为主。观众更能接受具象也是跟文化积淀有很大关系。从画家对方法的选择到观众的审美作用都有直接影响，不过具象的审美品位会随着形式、内容、审美的逐渐丰富而要求越来越高，这也是每个时代画家需要不断突破的。

东方艺术·大家：年少成名，对你有怎样的影响？

周松：我觉得对我而言，就是坚定了自己的创作，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开始是需要外界认可的，你自己坚持自己的方式。创作时是自己在跟自己较劲，展出时是作品在跟别人较劲。别人的肯定对以后的创作也会是一个助力，但自己得拿捏尺度。艺术没有绝对的好与坏。也并非别人的说的就是绝对的好与坏，需要把握其中一个微妙的关系。

东方艺术·大家：市场的成功，是否会对你的创作方向给予一种引导？

周松：其实谈不上引导，其实该怎么画还是怎么画，有些东西接受起来容易一些，有些接受更难。比如人物画，就是更加容易接受，你画的好，大家更容易认可。市场也接受其实也是人们欣赏的接受。

周松 尺寸大概是 55 × 135cm 油画





周松 白日梦 -2012 布面油画 215×170cm 2011